

超越时空珍藏本

北極風情畫

塔里的女人

海天出版社

在一年四季里，天空有时会出现几片奇异的云彩。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偶然也会出现一两次奇迹。

这种奇迹象红花绿叶，象太阳闪电，没有它，生命就不美、不亮。

有生以来，我常常憧憬这种奇迹，常常梦想：

或许有一天，它会象一片落叶似地，随风飘到我身边……

真正的幸福是刹那的、短暂的，不是永久的。

当幸福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它，也不珍惜它。

当你知道它、珍惜它、寻找它时，

它已经没有了，再也找不到了。

BB A 31/03 — 选自作品主人翁的话

《塔里的女人》则表现了一个哀婉凄清的爱情悲剧：南京著名提琴家罗圣提在感情上的轻率，导致一位外交官的独生女坠入痛苦的深渊，终身难以自拔。

绮丽的异国情调，哀伤惆怅的意境，大胆细腻的描绘，散文诗般的抒情风格，使读者不忍释卷；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见解，使读者拍案叫绝，不时掩卷沉思，再三品味欢乐与苦涩的人生。

目前，有关电视台正酝酿将其分别搬上荧屏，届时，这本超越时空珍藏本小说将更为风行，成为炙手可热的最新畅销书。

目 录

北极风情画	(1)
塔里的女人	(169)

这是一本具有收藏价值的书。

这是一本曾在中国轰动一时的书。

她收有的两部爱情名著《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哲理深邃、回味悠长。

曾有不少女性为书中主人翁的命运掬一捧泪花；

也有许多男儿将书中大段精彩片断抄录下来。

《北极风情画》用倒叙手法描写了美艳惊人的波兰少女奥蕾利亚与中国一名年轻军官的恋爱浪漫史。

无名氏 著

北 极 风 情 画



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夏季，我因为患剧烈的脑疲症，遵照医生的劝告，由河南前线回到后方西安静养。由于市尘喧嚣，朋友应酬过繁，思想始终不能安静，脑病竟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有时只要稍微多看一点书，就会在椅子上昏晕过去，可怕极了！最后，我终于决定到华山去休养一个时期！

这一年的秋天，我到了华山，住在五千仞上落雁峰的白帝庙里。两个月过去了，脑病渐告痊愈。这时本该下山了，我却留恋不舍，下不了决心来离开我的许多好朋友们：这些奇丽可爱的山峰。

我说这些山峰是我的好朋友，一点也不夸张。谁只要到过华山，他就别想忘记那些古怪得迷人的山姿峦影。它们好象一些活蹦活跳的美丽小兽，永远潜藏在你的心灵最深处，你无论如何也赶不跑！在华山的两个月中，我没有一个朋友，却又有成千成万的朋友：它们就是山，树，草，石，鸟，太阳。在这个时期，我不再是“社会人”，而是“自然人”，象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人”似地。

这两个月中，我把生活调理得尽可能的诗化。每天早晨，我和太阳比赛谁起得早，这个锦标，不用说，常是属于我。每天，迎着薄寒，我一口气跑到朝阳台看日出，看那又大又红又圆的太阳肃静的升出来，象一座灿烂的神。对着太阳，我张臂狂啸三声，或是背诵两首惠特曼礼赞太阳的诗，接着就跑到泉水边洗脸。我的早餐经常是在松树下面用，当我吃馒头时，树

上松鼠也唧唧嚷嚷着啣松子，百鸟则在歌唱。有时我投一把馒头屑在地上，许多麻雀飞下来啄食，它们的声音与姿态，对我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早餐以后，我斜倚树身假寐，谛听泉水的音乐，这里面有钢琴，有提琴，有抒情曲，有夜曲，酒一样的把我弄得醉醉的，甜甜的，好静又好舒服啊！近午时分，我脱光衣服，躺在仰天池的洁白大石上作日光浴，一朵朵的白云蓝云似乎从我身上滑过去。午饭以后，我满山乱跑，从落雁峰跑到玉女峰，从玉女峰又跑到五云峰或朝阳峰。我不让脑子里有一点思想。我只让四周的山，树，云，阳光，泉水，来麻醉我，刺激我。有时偶然在路边看见一只美丽的甲虫，我就坐下来和它耍个半天。有时找到一些斑斓的鹅卵石，我就一枚枚的投到泉水中，听它在水面所激起的悠美回音。有时为了帮助蚂蚁搬粮食，也忙一个下午。有时到危石上采集一些野花，编织花环，直到日落西山，才盎然而返。晚饭以后，我就坐在大殿的一个阴暗的角落上，听僧人念诵晚经。钟鼓声，木鱼声，磬声，以及浓烈的香烟使我呼吸到宗教的幽静，直到神思恍惚，身心似入梦境，我才象梦游人似地回到房里休息。

这样的无思无虑，我的脑病才迅速痊愈。两个月终了，我的日记上只留下一句话：

“许多脑子有毛病的人，为什么不来请教华山这位伟大的医生呢？”

※ ※ ※

我既对华山依依不舍，发生狂恋，便决定住到这一年年底再走。我的理由有三种：第一，我要把我的脑病斩草除根，彻底

治好，以免将来复发，这只有在华山这样的安静环境才行。第二，我的感情太浮，许多事情常沉不住气，我决心要把自己的性格培养得冷静点，深沉点，这只有在华山这样孤独冷清的环境才行。曾有人说过：“经在口头，佛在心头，十年面壁，顽石点头。”这是指达摩祖师的苦行而言。我虽不能象达摩十年面壁，至少也应该择一个冷清的环境来体验。第三，生命太短，机会难逢，谁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华山？我何不藉养病的机会，在我的生命史上，与华山结一段长久的姻缘，以供他日回来，咀嚼，思忆？

我当即把这一决定告诉庙中主持，一个姓袁的老道。这老道倒还好，没有说什么，只是警告我：冬季山上冷得好，常常有些小野兽冻死，得特别当心才行。我对他说：“身子冷一点没有什么，只要心热一点就行了。”他听了这话，笑了。这老道年已八十，是五十年前上华山修道的。他来的时候，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左宝贵在朝鲜平壤死战牺牲。现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已发生五年了，他的足迹没有出过华山。他已经有四五年没有看报纸。我上山的第一天，他问我这样几句话：“先生，上山来的先生们常和我谈什么‘坑热’不‘坑热’的大道理，‘坑’当然是‘热’的啦？这有什么道理可谈呢？他们的话真比张天师的咒语难懂。也许我耳朵聋了，听不清爽呢！”我听了他的话，知道“坑热”二字是“抗日”的讹音，我没有回答，只笑笑。这老道的脑子虽说和我一样，有点毛病，但身体倒异常健朗。他一顿饭能吃半斤馒头，从山脚下走到山顶，五十里陡峭的山路，不到六七个钟头就走到了。

秋渐尽了，冬季来临，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袁老道和别的老道们陆续下山，到山脚下一个庙里过冬了。只留下一个年轻的道士和一个烧饭的长工看守庙宇。庙里显得分外冷清起来。

我倒并不感觉寂寞，不时看看佛经来消磨时间。这样，很快的就到了阳历年底。

按照我原来计划，打算在一九四三年元旦那天下山，算是昨死今生，完全脱离了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从此，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了。在除夕的前一天，我感到分别华山之时渐近，说不出的有点难过。这一天虽然冷得要命，我仍到各个山峰上盘桓了许久，好象小孩子要离开他的玩具似地。

这一天到庙里，很迟才返房休息。睡了不久，一阵古怪得可怕的巨吼声忽然把我摇醒了。我披衣起坐，侧耳细听，原来是山风大作，狂啸如虎。只听得窗外一阵阵猛恶的怪叫不断冲过来，犹如千军万马在作梯队冲锋。这声音越来越大，势如翻江倒海，怒潮奔腾，似乎要把整个华山吞没下去。窗板被刮得“轰轰隆隆”直响。整个屋子晃动得厉害。我坐在床上，好象是坐在怒浪滔天的小船里，随时有翻船的可能。听着风声，我不禁害怕起来。听老道说，华山冬季，有一种极狂烈的怪风能把树连根拔起来，人在风里走着，会被吹得跌倒，厉害极了。因此庙里的瓦全是铁瓦，有些柱子也是铁的，庙基则是极坚固巨大的岩石。当年建筑这些庙时，真是费尽心血。春夏之季，好容易把屋架子与梁柱竖好，冬天瓦木匠下山避冬，到次年上山时，那些屋架已被吹得无影无踪，杳如黄鹤了。

窗子越震越响，屋子越摇越厉害。听着窗外大风，想起老道的话，我越想越怕。“看今夜这样狂风，我住的这个楼房很可能被吹倒。如果这座楼一倒坍，连人带桌椅床铺全会滚到岩壁下面，从五千仞高峰上直摔下去……”

听老道说，一个人如果从峰顶上摔下去，至少要到华山一百里外才能寻到尸首！

“假使我就这么睡在床上被摔到一百里外……”

太可怕了。我不敢往下想了。

“怎么办呢？逃？不逃？还是等死？……”

一个又一个的恐怖疑问晃动在我的脑子里。

正想着，忽然天崩地裂似地倒塌声响起来。

我吃了一惊，以为宇宙真倒塌了，索性闭上眼睛，心一沉，等待死亡末日的到来。谁知过了一会，这倒塌声又没有了。我临时胡猜：这大约是庙外的松树被吹倒了。不久，这倒塌声又不断响起来，锤子似地敲打着我的心。我一面怕，一面胡思乱想道：“完了，完了，今夜我是完了！”

二

我胡思乱想，一夜未能合眼。快到黎明时分，房内特别冷，实在疲倦不过，才昏然入睡。

一觉醒来，风竟停了。举眼向窗外望去，只见外面一片白光。我不禁雀跃而起：“这是雪！雪！雪！下雪了！”

这一个上午，我倚着窗子，看了半天雪。午后，雪住了。我决定到落雁峰顶仰天池去看华山雪景，这是我在落雁峰的最后一个下午了。明天这个时候，或许已在半山腰或山下了。我得好好利用这个下午。

我于是拄着手杖，踏雪上落雁峰顶。路并不难走。不到半个钟头，我就上了仰天池。

虽然没有风，但峰顶冷得可怕，一股股寒流锥子似地刺人肌肤，我虽然穿着皮袍皮裤，还是觉得冷。

“这一片雪景太难得了，冷一点算什么！反正明天我就下

山了。”

我一面安慰自己，一面眺望雪景。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另一个星球上。

有谁在华山最高峰上看过雪景吗？啊，太美丽了，太神圣了！太伟大了！那不是凡人所能享受的。只有在神话里生活的人，才能有这种眼福。那并不是雪景，而是用一座座羚羊角堆砌成的建筑，通体透明，洁白芳香。整个华山变成了数不清的北极冰山，变成了银色的宇宙。在这里，人只有一种感觉：白色！这白色充满了你的眼睛，你的思想，你的心灵，你的血液。你会觉得你的思想是白色的，你的声音是白色的，你的情感你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在这里，白色就是上帝，就是最高的主宰，它把华山每一块土每一根草全染成白色。除了白色，它再不容许第二种颜色存在。

我望着望着，自己似乎整个溶化了。我仿佛觉得自己的每一个细胞全变成了白色，变成了雪。在我身前身后，是白色的酒之海，使我从头到脚沉醉在里面！

这样的沉醉，不知多久，忽然间，一个黑色的形体出现在这白色海里。这黑色形体慢慢蠕动着，转移着，正对着我的方向。它象一根树，又象一头野兽，逐渐向我走来，我突然吃了一惊，从醉梦里醒过来：“啊，这是一个人！”

是的，这是一个人，一点也不错。这个人已爬完落雁峰的最后一个石级，走近仰天池了。

这个人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一条野兽更适当点。他年约四十岁左右，有着野兽一样的强烈眼睛，野兽一样的魁梧身子，野兽一样的沉静脚步。他头戴一顶破旧水獭帽子，帽招子直遮住脸颊。一件破旧的镶水獭领子的大衣裹住了身子，把他装饰得象狗熊一样的笨重、滑稽。实在，他的帽子与大衣

太破旧了，有好几处都显出有铜钱样的大洞，照我们南方人的说法，就是“卖鸭蛋”了，他身上至少卖了六七个“鸭蛋”。但大衣的材质倒不错，是地道俄国货，只可惜穿得太久了。

他拄着一条剑阁产的盘龙手杖，终于在仰天池边站定，离我只有四五尺远了。我又对他的脸端详了一遍。在这张脸上，我看出一种极颓唐厌倦的神气，眉目间不时还露出一种狞恶、讽刺、傲慢的表情。他好象对一切都不满意。只有四周美丽得令人疯狂的雪景，才稍稍能吸引他的注意。

从前我看过一本天才舞女的自传：那舞女有一次发请柬，请一个著名的瑞典文学家去看她表演；那文学家拒绝了，回复她一张字条道：“我许久没有出门了，我讨厌人类！”

离我只有四五尺远的这个陌生怪客，令我想起上面那个瑞典文学家。我想：他们大约都是一个模型铸造出来的。

我的想法并没有错，不久就被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

游过华山的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你一过苍龙岭和金锁关后，遇见任何一个上山人或下山人，你都想同他打一个招呼，说两句话。这种神秘心理，在两千年前就被庄子道破了。他说：“夫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蹶然而喜矣。”你所爬的山越高，你的四周越空虚，所见到的陌生人也越觉得可爱。只有当你完全脱离人群时，你才觉得人群的重要。

基于上面的神秘心理，不用说，我对身旁的陌生人自然感到说不出的亲切。不仅是亲切，并且我还很好奇。试想想，在这样的大冷天，而且还是除夕，竟有人会冒雪爬上华山最高峰喝西北风，这个人如果不是疯子，也是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了。入冬以来，这一个多月里，我就没有遇见过一个游客。我原以为自己够古怪的了，现在竟还有一个比我更古怪的人，这怎能不叫我发生莫大的好奇心？

其实，就我的个性而言，我是不大喜欢说话的。我曾经统计过：在这一九四二年最末一个月份里，我总共说了还不到十五句话，平均每两天才说一句话。我和那个烧饭的长工，几乎一直是在演哑剧，点点头，摆摆手，拱拱腰，踢踢脚，最多哼了两声，就算是说话。虽说如此，我现在却极愿意和我身边的陌生汉子说话。

我于是向他打了个招呼：

“先生，是您一个人上山吗？”

他只点点头，连哼也没哼一声。他在望山下雪景。

“您是昨天上山的吧！”

他再点点头，仍望雪景。

“那么，您昨天是憩在北峰，还是中峰？……”

他并不回头，只哼了一个“中”字。连下面的“峰”字都不想补上去。

他这种带理不理的冷淡神情，实在叫我反感。我心里想：这个人的心大约正和华山的雪一样，又冷又白！

在这人迹罕见的五千尺的高峰上，他遇见了和他一样有眼有鼻的人类，竟会这样冷酷无情，简直有点不近人情。

我向他狠狠盯了一眼，忽然生起疑心，且有点害怕起来：“他或许不是人，而是鬼吧！”他如果不是鬼，是人，绝不应该这样冷酷。

我一面怀着鬼胎，一面孤注一掷，背城一战，向这陌生汉子的冷酷无情作最后挑战。

“先生，您今晚不下山了吧？在南峰庙里憩？”我脸上堆满着笑容问他。

“不‘下’了。”他始终没有回头，一直在看雪景。

感谢他的恩典，这一回多说了两个字。他似乎并不是在回

答我，而是在赏赐我。他的每一个字仿佛比珍珠宝石还珍贵。如果说罗马时代尼罗皇帝是世界上最傲慢自大的人，这个陌生汉子至少比尼罗还傲慢自大十倍。看看他的傲慢冷酷的背影，我越想越气，终于提起手杖，头也不回地离开落雁峰仰天池。我绝不能和这样一个夜郎自大的人同在一起呼吸空气。

我走下山峰时，他仍在看雪景，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这更增加了我的愤怒，使得我加快了脚步。我恨不得长着翅膀一口气飞下山，永远不再和这个人见面。

三

吃晚饭的时候，当我跨入客堂时，我微微吃了一惊：这陌生汉子正在喝素酒，啃馒头。庙里有一种白干，道士美其名曰“素酒”，其实酒性很猛烈。这陌生汉子一杯杯的喝着，好象在喝白开水，一点不在乎。

那个年轻道士是个类似白痴的人物，（也许因为道行太深之故），终日除念经外，不说一句话。长工则几乎是一千五百度的近视眼，耳朵有点聋。我们三个人平常吃饭时，是无话可说的。这陌生汉子更是铁锁泥封的嘴，看情形，就是拿手榴弹炸他，也难得炸出两句话来，我一吃完饭，立刻离开饭桌。当我离开时，那陌生汉子还在一杯杯的喝酒。

回到楼上客堂，我不断来回踱着方步。我想：今天是除夕，家家户户都在团圆欢聚，喝酒猜拳行乐，谁想到我竟会在这样一个冷清的山上消磨过去？并且还遇见这样一个极古怪的陌生人？

这样想着，越想越懊恼，越别扭。终于我又好笑起来：反正明天下山了，离开这里了，又何必恼这些闲气？倒不如早一点睡觉，多休息休息，养足精神，明天好赶路。

计议既定，我便特别破例，提早睡觉。我睡了不久，便听见一阵低沉的脚步声。我猜想就是那个陌生怪客。他在客堂里坐了一会，旋即回到我对面的那间房里。庙里为了便利游人，本预备了很多房间，我的房间和对门的房间是全庙最优雅最宽大的两个，每个房里有两座极大的禅床，原是为了集体游客憩宿的。现在因为没有另外的游人，我和那个陌生汉子便各占了一个大房间，可说是极尽舒适之能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稍嫌冷清一点。

倒在床上，翻来复去，始终睡不着。我不断盘算着将来的事。这一次下山以后，我究竟怎样开始我的新生活？上前线乎？在后方乎？干文化工作乎？做公务员乎？……越盘算，越兴奋，越睡不着。夜半时分，好容易实行自我催眠，正要入睡，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忽然把我惊醒了。这脚步声轻极了，也神秘极了，分明有人在客堂里走动。

“这样深更半夜，有谁会在外面客堂里走动呢？”

我不禁好奇起来，旋即轻轻坐在床上，从板壁缝中向客堂里望了望。不张望犹可，一张望，我几乎吓了一跳：一个古怪得几乎可怕的景象紧紧抓住了我。

那个陌生怪客手擎着白色烛，正从房里走出来。他没有戴帽子，长长的头发乱披在脸上，好象是一条条毒蛇。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脸色苍白如死，嘴唇边染着斑斑殷红血迹。他在这深更半夜时所显露的像貌，和我白天所见的像貌，完全不同了。我白天所见的是一种野兽的像貌，现在我所见到的，则是一种鬼魂与死尸的像貌。在世界上，最可怕的面孔是被绞死的

人的面孔，他现在正是这样一张面孔：充满了歪扭、绝望、惨厉、阴森、悲哀。

他幽灵似地踱到客堂里，轻轻把蜡烛放在桌上，然后从壁上轻轻取下那架桐木古琴。这琴原是客堂里的一种装饰，弦柱子早已坏了，六根弦全松弛着，无法弹出声音。

这怪客取下这具琴，显然并不是为了弹奏，而是为了回忆。他轻轻抚摸着这琴，深深锁绉眉头，眯细起眼睛，似乎要把自己整个身心钻入回忆里。他沉想着沉想着，猛然站起来，轻轻在室内来回走着。走着走着，他忽然轻轻跪在地上，摊开两臂，手掌向上，仰起脸孔，似在做一种极沉痛极悲壮极哑默的呼吁。这时他脸上所表现的苦痛表情，除了用但丁炼狱里的鬼魂来比喻以外，我再想不起别的比喻。

我看看看着，不禁浑身直发抖。我好象又变成一个孩子，又恐怖又迷爱的听一个白胡子老人在讲狐鬼的故事。“我究竟是个活人，还是个死人？”我对自己也怀疑起来。我几乎怀疑自己也是缢死鬼之类了。

我正怀疑着，客堂里的怪人已从地上站起来。出乎我意料的，他回到房里戴上皮帽，竟又走出来，轻轻下楼了。

我的疑心越来越重，终于鼓起勇气，决定来探究这个神秘客人的行踪。

三分钟后，我也轻轻爬下床，穿好衣服，走下楼。

满院子全是雪，照耀得庙里极明亮。我看见那神秘客人在雪上所留的新足迹，便追踪到后门口，又由后门口追踪到庙外。

一出庙后门，我就看见那怪客远远在前面走，象一个梦游病者。山上到处是雪，一切光明如白昼，人的影子长长地拖在雪地上，清晰极了。我为了避免被发现，便弯下身子前进，和他